

蒙元史新研

叔岷題



蕭啓慶 著



允晨叢刊56

蒙元史新研

蕭啓慶 著

蒙元史新研／蕭啓慶著．-- 初版．-- 臺北市：允
晨文化出版，1994〔民83〕

面：公分．--（允晨叢刊；56）

ISBN 957-8983-42-5（平裝）

1.中國—歷史—元（1260-1368）

625.7

83007697

允晨叢刊 56

蒙元史新研

作者：蕭啓慶

發行人：廖志峰

主編：李怡慧

執行編輯：楊家興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服務電話：(02)2507-2606（代表號）

傳真電話：(02)2507-4260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eas@seed.net.tw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

初版三刷：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製版：利全美術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協成裝訂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420元

ISBN：957-8983-42-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紀念

姚從吾老師(1894-1970)

百齡冥誕

序 言

自從大學時代撰寫畢業論文以來，以蒙元史為主要研究範疇忽忽已三十年，其間不斷以中、英文撰寫了一些專著及論文。1983年出版的《元代史新探》即為前二十年論文的結集，本書則網羅近年所撰論文的大部分。這兩部論集反映了我在研究道途上踽踽而行的履痕。

本集命名為《蒙元史新研》，乃因集中諸文涵蓋「大蒙古國」及「元朝」兩個歷史階段。成吉思汗於1206年統一蒙古，建立國家，採用「Yeke Mongghol Ulus」為國號，漢譯為「大蒙古國」，其國家乃是以蒙古草原為重心。及至忽必烈汗於1260年建國於中土，以草原為重心的世界帝國遂轉化為以漢地為重心的一個王朝，蒙古國家的性質於是經歷根本的改變。雖然「大元」一號遲至1271年始經採用，而且此後「Yeke Mongghol Ulus」一名在蒙古文書中仍然沿用不廢，但是現代史家大多以1260年為界線，分稱其前及其後的蒙古政權為「大蒙古國」及「元朝」。這兩個階段中，蒙古政權的性質、統治策略與制度及蒙漢二族的互動關係前後不僅有因襲，亦有蛻變。本集論文或能反映出這兩階段歷史的一些特色。

集中所收共有十一篇文章，其中有通論、有專論、亦有研究情況的檢討，內容較為廣泛。

集中首篇〈蒙古帝國的崛起與分裂〉是一篇通論性文字，原係應普及性歷史刊物邀約而撰寫，性質與集中其他各篇迥然不同。該

文旨在以宏觀的視角對蒙古帝國由興起至分裂的若干主要歷史問題作深入淺出的論述。希望讀者對此一重大歷史現象得到較為全面的認識。

〈說大朝〉、〈大蒙古國時代衍聖公復爵考實〉及〈大蒙古國的國子學〉三文皆以大蒙古國漢地統治制度及蒙漢二族互動關係為考述對象。〈說大朝〉一文係自國號的更革研析蒙元國家性質的轉化。「大朝」一名為「Yeke Mongghol Ulus」的簡譯，成為通行於漢地的蒙古國號，卻為自來史家所忽略。而「元朝」一辭的意義與「大朝」完全相同。「元」之本義為「大」，而非如過去史家所謂「本始」之意。「元朝」不過是「大朝」的文義化。「大朝」一名是中原殖民地化過程中的產物，而從「大朝」到「元朝」名號的更革反映了蒙古政權自遊牧帝國到中原王朝的轉化。該文發表以來，其主旨已為元史先進及同好賈敬顏(1924-1990)、蔡美彪、陳學霖、姚大力等先生所認同，殊感欣慰。

大蒙古國時代中原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經歷兵燹摧殘及蒙古統治者的漠視，面臨空前嚴竣的考驗。此一傳統文化如何度過危機而浴火重生是自來學者關注的問題，也是〈復爵考實〉及〈國子學〉二文探討的對象。〈復爵考實〉根據民國〈曲阜縣志〉中的〈褒崇祖廟記〉考述了蒙古滅金之後孔門嫡裔孔元措(1181-約 1252)恢復衍聖公位號並取得經濟特權的實際經過及意義。該文顯示：衍聖公府之恢復並非得力於儒家本身的力量，而是仰賴釋、道二教之扶持。「在傳統文化面臨危機，各種漢人勢力破除畛域，共同予以維繫，甚為自然。」此一短文不過為姚從吾師與畏友陳高華教授相關論著添一足註。

〈國子學〉一文更進一步證明大蒙古國時代中原儒家勢力之微弱。該文係根據新輯〈析津志〉及〈道藏〉中之史料，探討大蒙古國國子學的起源、組織、功能及其歷史意義。該校自始即由全真教士所掌握，而國子學之儒家化是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可見當時道教之聲華遠高於儒家。大蒙古國時代中原各宗教及哲學之間，不僅有相濡以沫的合作，亦有劇烈的競爭。此外，由於該校係窩闊台汗(Ögödei Qaghan, 1229-1241)為訓練蒙漢菁英子弟熟諳對方語言文化而創設的教育機構，可見蒙漢菁英之相互涵化乃以窩闊台時代為濫觴，而非開始於忽必烈汗時代。

元代是一個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的社會。各民族間的涵化是元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征服民族蒙古人與被征服民族漢人間相互涵化的深淺尤其有趣，亦是筆者近年來用力較多的一個重點。過去學者多認為蒙古人與漢族精緻文化始終枘鑿方圓，格格不入，與色目人(西域人)漢化較深的情形不大相同。〈元代蒙古人的漢學〉一文根據現存史傳、詩文集、劇曲集、方志、石刻及美術史料等，考述了蒙古儒者、詩人、曲家及書畫家一一七人的生平及造詣，顯示不少蒙古學者文人的漢學造詣甚深，足與當世漢人及色目名家爭勝。該文亦探討蒙古漢學者的社會背景及漢學在蒙古族羣中的普及程度，而指出元朝中期以後一個人數不多，卻是日益擴張的蒙古文士階層業已形成。此一蒙古文士階層並與漢族及色目文人相互結納，構成一個多族文人圈。蒙古人顯然並不盡為漢族精緻文化的門外漢，登堂入室者大有人在。本文原本〈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及〈元代蒙古人漢學再探〉二篇發表後，美國學者韋思特(Elizabeth Endicott

-West)曾對其主旨提出商榷。我在〈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中已予敬答。

〈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一文則較為全面的檢討蒙古人的漢化問題。該文除對蒙漢二族交融的有利及不利條件作了評估外，並考述二族間交流的實際情況而指出：蒙古人徙居中原、江南達百年之久，不得不改就漢地生活方式並與漢人雜居、交往與通婚，不免深受漢文化之影響。該文並進一步就名字、禮俗及漢學等三方面較為具體的衡量蒙古人所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我雖同意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所說：征服狀態不變，征服者便不會放棄原有之民族及政治認同，無法真正同化。但是，征服狀態既不能隔絕二民族之間的交流，亦無法阻止蒙古人受到漢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前輩學者顯然低估漢文化對蒙古人的影響。趙翼(1727-1814)所說：「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習漢文者亦少也」，並不反映實情。本文主旨不在於推翻前人的說法，而是就蒙古人漢化問題作一平允之論證。今後此一問題研究的空間仍有不少，而漢人所受蒙古文化之影響更有待探索。

蒙元統治菁英階層係筆者過去十幾年來研究的另一重點。元代統治菁英與其他各代不同，具有二大特色。一為民族多元化，包括蒙古、色目、漢人以及少數南人。另一為閉鎖性：統治菁英為一自我閉鎖的集團，甚少吸入新血，層次愈高，愈是如此。十餘年前筆者曾撰述〈元代四大蒙古家族〉一文，自四個最為潢貴家族的歷史研析蒙古菁英階層的成分、性質及演變，反映出蒙元政權的「家產制」(patrimonialism)性格；即是皇室之家臣構成最高統治階層，終蒙

元之世未變。而本集所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則是賡續前文而成。該文研析六個漢軍家族的歷史，顯示此等漢軍世家因在蒙元建國過程中立有大功，而取得皇室家臣身分，躋身統治菁英階層，不僅代代仕宦不絕，世享金紫，而且與蒙古、色目貴族及其他漢人仕宦之家結聯姻婭，成為蒙元社會的最上層。漢軍世家的歷史顯示出元代政治地位及社會身分的取得決定於「根腳」（即家世）而非「民族」。希望他日得暇，對色目菁英的幾個核心家族再作類似的考述。

蒙元之建國端賴武力，而其政權之維繫亦有賴於軍力。因此軍事史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筆者早年於此即貫注了不少精力。但自廿餘年前撰就《元代軍事制度》（*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後，久未從事此一方面之研究。近幾年來始得重理舊業。〈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及〈宋元戰史研究的新豐收〉便是這方面的成果。前一文係考述蒙元水軍興起與蒙宋戰爭之間的因果關係及水軍在蒙古滅宋戰爭中所起決定性的作用。該文指出：蒙古之能征服歐亞並一統華夏，優勢騎兵並非唯一原因。為適應不同環境，不斷增加新兵種、吸收新戰法，並充分動員當地一切資源，以供作戰之需才是蒙古戰無不勝的真正原因。建立水軍並恃以滅宋便是最佳例證。後一文則係評介海峽兩岸近年出版的李天鳴《宋元戰史》、陳世松、匡裕徵等《宋元戰爭史》及胡昭曦、鄒重華編《宋蒙（元）關係研究》三書的書評論文。除去評介外，該文亦探討了宋元戰爭中若干重大而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宋元戰史可以探索之問題已經不多，蒙元軍事制度

及蒙金戰爭則仍有甚大的研討空間。

〈近四十年來台灣元史研究的回顧〉及〈近四十年來大陸元史研究的回顧〉則是檢討過去海峽兩岸元史研究的兩篇會議文字。兩岸元史研究雖然同出一源，卻因政治環境的影響而經過了不同的歷程，也產生了迥異的學風。大陸開放、後意識型態時代來臨之後，兩岸元史研究已有融合之勢。今後兩岸政治上之分合，殊難逆料。但是學術上的殊途同歸，有如洶湧商潮之合流，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拒。元史研究亦不例外。

本書的結集付梓象徵著筆者研寫生涯一個階段的結束。過去十幾年撰寫的文稿多已陸續出版。與友人羅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陳學霖等教授聯合編著的《蒙元前期名臣傳論》(*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1200-1300*)在稽延多年後終於去年問世。而為《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六卷撰寫的《中元政治》可望於今夏出版。唯有《元代科舉與社會：研究與史料》的編寫尚未竣業，有待努力。但是宿願多償，基本上已應探索新方向，尋覓新課題，重新出發，開始另一個階段。

在《元代史新探》序言中我曾感嘆：長期以來，「生活環境屢經變易，教學科目亦甚龐雜，講授近代史的時間多於先近代史，教學與研究不易配合，難免有一曝十寒之嘆」。今秋此書出版之時，我的工作及生活環境將經歷重大的變動。過去二十年來在新加坡的生活可說是安樂豐盈，但對於一個知識分子而言，總覺此處雖然安身有餘，卻是不足立命。世間之事，東隅桑榆，不易兼得。取捨之間，

往往因年歲而不同。年輕歲月，不得不為稻粱而營營。中年以後，不再受迫於生計，更期盼精神上的滿足。經此抉擇，衷心希望研究與教學的結合更為緊密，或可在遼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較多的貢獻。弱水三千，我取一瓢，別無奢求。

回顧個人從事元史研究的歷程，不禁憶起當年引導我走上這條道途的姚從吾老師。從吾師生於清季甲午敗衄朝鮮之年，其一生正是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飽歷憂患而不忘力爭上游的最佳寫照。先生生前雖然治學與事功兼顧，最大貢獻卻是國史研究的倡導，前後執教於北大、西南聯大、台大等樞紐性學府凡四十年，弟子何止三千，至今遍佈海峽兩岸。其為中國現代遼金元史學奠基基礎並移植台灣，貢獻厥偉。猶憶廿四年前從吾師坐化於研究室之後，張清徽（敬）先生曾輓之以聯：「名留黨政學，聲聞譽滿。史述遼金元，火盡薪傳」，可謂寫實。我不過為先生晚年的小學生，所傳僅為滄海一粟而已。但是飲水思源，因而緬懷當年教澤。今年正值先生百歲冥誕之期，謹以此小書敬獻，以誌永懷。

歷史研究是一項寂寞的事業，遼金元史研究尤其如此。同好時通聲聞與相互砥礪，最為重要。書中各文之寫作，曾蒙海內外友人多方協助，衷心銘感。唯因各文中業已申謝，不再一一贅敘。此書之出版有賴黃進興教授熱心斡旋，吳東昇博士慨允付梓。又蒙家岳父王叔岷教授惠予題簽，為这一小書增色不少，一併敬誌永感。

蕭啓慶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九日

謹識於新加坡國立大學

目 次

序言 \ 5

壹 蒙古帝國的崛起與分裂 \ 1

貳 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 \ 23

——兼論蒙元國號的演變

參 大蒙古國時代衍聖公復爵考實 \ 49

肆 大蒙古國的國子學 \ 63

——兼論蒙漢菁英涵化的濫觴與儒道勢力的消長

伍 元代蒙古人的漢學 \ 95

附錄：有關元代蒙古人漢學的兩點考證

陸 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 \ 217

柒 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 \ 265

——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

捌 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 \ 349

玖 宋元戰史研究的新豐收 \ 383

——評介海峽兩岸的三部新著

拾 近四十年來台灣元史研究的回顧 \ 405

拾壹 近四十年來大陸元史研究的回顧 \ 443

英文目次 \ 515

壹

蒙古帝國的崛起與分裂

一

十三世紀蒙古人的征服戰爭震撼整個歐亞大陸。前後八十年間，蒙古兵鋒所指，東及日本，西達中歐，北迄西伯利亞，南至爪哇、越南、緬甸，因而創建歷史上幅員最為廣大的陸上帝國。蒙古統治中國、中亞及波斯約達百年之久，而俄國更處於所謂「韃靼枷鎖」之下近二百年。

蒙古的征服與統治，無疑影響深遠。但是影響究竟是正是負，自來聚訟紛紜。一方面，當時俄國人詆毀蒙古征服為「上帝的鞭笞」，西歐人稱蒙古人為「來自地獄的魔鬼」(devils from the Tartarus)。現代英國波斯學者勃朗(Edward G. Brown)認為，蒙古征服改變整個世界，造成歷史最大災難，至今餘波盪漾。而俄國詩人普希金(A. S. Pushkin)也有句名言：「韃靼人(即蒙古人)與摩爾人不同，雖然征服我們，卻未帶來代數學，也未帶來亞里士多德」，遂使俄國錯失「文藝復興」的良機。另一方面，不少史家認為，蒙古人使歐亞大陸的大部分籠罩於一世界帝國之下，締造所謂「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對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大有貢獻。法國東方史家格魯塞(René Grousset)在其《蒙古帝國初期史》一書中便將蒙古征服比之為一場風暴。此一風暴「雖吹倒禁苑牆垣，並連根拔起樹木」，「卻將花種自一花園傳播至另一花園」。其傳播文化之功，可與羅馬人先後輝映。

蒙古帝國的興起與衰落是一個令人難解的謎團。為何文化落

後、人數不及百萬的蒙古遊牧民族能夠凝聚為一股龐大的力量？又為何能以雷霆之勢摧毀數十文明國家而建立一個空前的大帝國？而此一帝國更為何在數十年之間便已分崩離析，不能維持統一之局？本文擬對這幾個問題加以解說。至於蒙古各汗國的發展與衰落，不擬討論。

二

十二、三世紀之交，蒙古人仍是一個逐步凝聚的新民族共同體，蒙古高原的新主人。幾千年來，曾有無數的遊牧民生息於蒙古高原上。按照近代語言學的分類，古來蒙古高原的遊牧民分屬於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及蒙古語族。匈奴、突厥、回鶻、黠戛斯屬突厥語族，東胡、鮮卑、柔然、室韋、契丹、蒙古則屬於蒙古語族。

最早的蒙古人來源於東胡。唐代稱蒙兀室韋，在俱輪泊（呼倫池）以北，傍望建河（額爾古納河）而居。九世紀時，原來稱霸蒙古高原的回鶻及黠戛斯相繼敗亡、種人遷離，蒙古各部向西滲透與發展。據陳得芝的研究，蒙古之西遷，大約在九世紀後期至十世紀初年。此後即與突厥遺民混居。蒙古語言便是蒙兀室韋語言與突厥語言結合而成。

十二世紀初，西遷蒙古人中的一支，也就是成吉思汗（原名帖木真，1162-1227）所出自的蒙古部，遊牧於斡難、客魯連、土兀刺三河的源頭。當時蒙古部周圍尚有其他一些部落：塔塔兒、篋兒乞、宏吉刺、克烈、乃蠻等。但是這些部落的種族背景及文化水平不盡

相同。有的是突厥化較深的蒙古人，有的是蒙古化較深的突厥種。有的是以遊牧營生的「氈帳中百姓」，也有的是以狩獵為生的「林木中百姓」。背景既多歧異、種族認同遂甚模糊。僅在成吉思汗統一各部以後，這些部落的人民才融合為一體。「蒙古族」始告出現。

十二世紀時，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及突厥與畏兀兒（西遷後之回鶻）文明的影響，蒙古各部正跨入文明的門檻，而其社會組織也由氏族制向封建制轉變。蒙古的氏族（obogh）原是一個父系外婚單位，其成員皆來自共同祖先。具有共同祭祀、生產及戰鬥的功能。但是由於頻頻戰爭及階級分化，氏族遂演變為血緣成分不盡相同、階級互異的複合組織。其中有世擁統治權的貴族—那顏（noyan）、被統治的平民及俘自他族的奴隸。更有自他族投奔而來的「伴當」（nökör）。這些「伴當」僅為主君個人的附庸，而不屬於氏族全體。平日為主君操勞家務，戰時則領軍出征，相當於歐洲中古的騎士。具有魅力的主君往往擁有為數眾多的伴當，因而勢力大增。發展至此，氏族（clan）與部族（tribe）已無可分辨。

各氏族或部族之間為了掠奪財富或擴大權力，幾個部族常結為部落聯盟，共擁一「汗」為領袖。不過，這種「汗」僅為迎合戰爭需要而產生，並無持續性的權力，算不上是一個國家的君主。而各部族或氏族領袖為壯大聲勢，又往往結為「安答」（anda，盟友），誓相扶持。十二世紀後期蒙古人的這種合縱連橫，通過爭戰而趨於統一的情形，與中國史上戰國時代的情勢有幾分相似。真正的蒙古「國家」（state）尚在蘊釀之中。